

众生·人民路

怀旧·古运河

他与光一起生活

| 张瑞燕 文 |

第一次见到天靖老师,是十多年前在《城市诗人》发刊会上,那时我加入城市诗人社不久,与在座的许多朋友并不熟悉。会议到后半程,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很多诗人提前离开了,会场只剩下寥寥数人,这时一位诗人突然拍案道,“有什么事情比诗歌还重要?!”惊人之语,过耳不忘。我记下了这位名叫李天靖的诗人。

与天靖老师相熟以后,我曾多次电话畅谈,交流切磋诗艺,他也曾多次向我约稿。记忆中他只要一谈到诗歌,思绪就如黄河之水天上来,滔滔不绝。很多次我们一起参加诗歌活动,作为策划和主持,我和诗人舒冲事先都要商量好,怕天靖老师一登台谈起诗歌就情难自已,每次都刹不住车,所以我们每次都要他控制时间。参加完活动后,有时我会顺路送他回家,路上他只要一谈起诗歌,就会兴奋不已,诗歌仿佛一根无形的魔法棒,一经

触碰,就会将他整个人点亮。记得2018年底我们一起参加完严力在临港的四十年诗画展览后,冒着漫天大雪开车回程。一路上天靖老师又开始谈诗,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。夜晚的高速公路大雪纷飞,因为热气腾腾的诗歌,我们仿佛行进在一个闪闪发光的童话世界里。

天靖老师一生钟情诗歌,因为接触现代诗稍晚,他更加勤奋和用心。除了自己努力创作外,作为《上海诗人》的首席编辑,他还选编很多诗人作品,编撰了很多诗集,为当代很多诗人作序写评,认真为人做嫁衣裳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作为《中文自修》的编辑,他常年致力于中小学生的写作教育,编选了大量的学生作品,发现、培养了一大批写作人才,可谓桃李满天。诗人安琪常跟我感叹,李老师真的很勤奋!得到他不幸病逝的消息后,我去他家吊唁。第一次走进他的书

房,取了两本他的个人诗集作为纪念。听家人说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在读书写作,一回家就钻进书房,从来不贪玩不闲谈不浪费一点时间,真的是全力以赴在做诗歌!

从崇明岛到上海,天靖老师不同于其他上海诗人,他有着更为宽阔的视野。身在体制,心在民间,好诗在民间,这是他一以贯之的观点。人生仿佛一曲交响乐,谁也无法预料到属于自己的休止符会在哪个章节突然出现,但是活在诗歌中,仿佛有光芒照耀,天靖老师还是幸福的。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,他狂热地活在他最爱的事业里,以加速度出书,做事,写评论,选编诗人作品,留下了很多令人难忘的足迹。如今,诗人远行,人间少了一位良师益友,天堂却多了一个诗歌圣徒。深深祝愿他能戴着诗歌的光环,继续着有光照亮的诗歌之旅!

嫂子

| 鉴 明文 |

嫂子不是亲嫂子,她是团政委的夫人。政委从师部到团里任职时,把夫人也带了过来,兵们见了就叫嫂子,这一叫就叫了几十年。

那时,我在团政治处当宣传干事。政委到团里任职前是师政治部的宣传科长,是全集团军乃至全军有名的笔杆子。我经常向政委请教写稿子,去他家也多,去了,嫂子总是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拿出来。碰到礼拜天没事,嫂子又总是叫我们这些兵们去她家撮一顿,那一桌地道的淮扬菜,不仅解馋,而且让我们吃出了家的味道。

嫂子给人的印象是朴实而善良,可我真真正了解了嫂子之后,才感到嫂子柔弱的外表下还有颗坚强的心。说起来那是政委刚上任不久,部队接到了赴外地执行重大任务的命令,作为政治主官的政委自然使命在肩,政委也想借此一展身手,却不知道那时的嫂子已经头疼得厉害,嫂子是怕影响政委出征,愣把一个疼字嚼碎了咽进肚里。直到政委完成了任务回来,才发现她头疼得已经难以支撑,于是立马送嫂子去医院,可这一查竟查出了脑瘤,直径有6公分,大得吓人。医生们都不相信嫂子是怎么忍、怎么挺的?送嫂子去301医院手术,政委就在部队与医院之间两头跑,手术成功了,但专家也下达了判决书,说嫂子最多活不过5年。

有感于嫂子的坚强意志和默默付出,我与军区报社的一名记者共同采访了她的事迹。没想到的是,识字不多、文化不高的嫂子与堪称军中才子的政委之间还有着感人的爱情故事。两人虽来自苏北农村,但嫂子的父亲在上海当工人,家庭条件远比有4个兄弟姐妹的政委家好得多,可嫂子却偏偏看上了各方面条件差、个子还矮小的政委,且后来又无怨无悔地跟着政委到了北方的山沟沟。嫂子与政委之间的爱是朴素的,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,也融进了政委在部队的事业里。嫂子爱着政委,她脾性好人勤快,只要对政委好的事情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;政委惦着嫂子的情,只要嫂子身体稍有不适,就马上求医问药,呵护有加。他们的爱不在花前月下,也没有浪漫色彩,却又是那样的真、那样的纯。据此,我们写了篇报告文学《在中国军人的身后》,被收录进了《国事如山》一书。我们想,站在政委身后的嫂子,应该是中国军人妻子的一个代表,她代表了无数军嫂们鲜为人知的奉献。

这里我得承认,我们这些兵们对嫂子的感情起初是源于乡情,但慢慢地又超越了乡情变成了亲情。的确,多少年过去了,政委转业回地方工作也已经退休,可我们却常常惦念嫂子,惦念嫂子的生活、嫂子的身体、嫂子的精神状态,也常常捎去我们的问候。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,这一路走来,政委用他无微不至的关怀、耐心细致的照料,愣是把嫂子的生命整整拉长了六个“五年”。尽管期间有不少日子嫂子是在病榻上度过的,但嫂子还是看到了儿子结婚、孙子上学,似乎岁月真没有辜负了这对夫妇的情与爱。我们去看望嫂子的时候,嫂子脸上总是挂着笑,一如在军营时那样的亲热与好客,我们很为嫂子高兴、为政委高兴、更为他们的爱所创造的奇迹高兴。

在今年淅淅沥沥的雨中,苏北传来了噩耗,一位战友告诉我,嫂子走了,离开了政委,离开了她深爱的亲人,也离开了她曾关爱过的兵们。我无言,泪水像窗外的雨丝一样难以收住。伤心、惋叹之余,嫂子的形象又在脑子里清晰地显影出来,她默默地在站中国军人的身后,似一堵墙、像一座山,而在这堵墙、这座山的前面,我看到了中国军人铿锵前行的脚步!

嫂子一路走好!我知道,你虽不是我们的亲嫂子,但你一定是我们永远的嫂子。

一河两岸几多情

粉墙黛瓦,青石板路绵延在脚下,身旁,一条流淌千年的运河抱城而过。在南禅寺码头,乘画舫而上,孩子们有些迫不及待。虽然现代游船有电机制动,行进稳而快,但却让人对摇橹的吱呀和晃动生出些许期待。画舫穿行于画中,两岸古今交融,繁华一地,璀璨今生。无锡市首届文化场馆月里,无锡博物院开在“大运河上的课堂”一览运河两岸无限风情。

乘船之前,孩子们在无锡博物院了解了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历程。京杭大运河,始建于春秋时期,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。无锡因运河而生,因运河而兴,悠悠运河水,承载着无锡千年的风雨征程,交织着江南水弄堂古朴淳厚的民风民俗。“京杭大运河无锡段盛于航运之兴,商贾云集,船乘不绝。”讲解员将一河两岸的故事娓娓道来,孩子们对这条既熟悉又陌生的河流充满了遐想。

乘船来到无锡窑群遗址博物馆,一部厚重的中国砖瓦发展史画卷在眼前。无锡的砖瓦业在清代盛极一时,运河沿岸的砖瓦窑多达百余处,盛名在外的“金砖”便出自于此。窑群遗址博物馆在古窑址上改建而成,最大程度地再现了窑厂的历史风貌。孩子们在博物馆的廊道里穿梭,对身边的一切都



充满了好奇。制作瓦当(古代中国建筑中覆盖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)环节最受欢迎。跟着老师,孩子们一板一眼地敲打起来。

“大运河上的课堂”重行走、重体验。无锡书码头里,一曲评弹开篇《枫桥夜泊》引人入胜,吴侬软语声声入耳,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。评弹,发源于苏州,兴旺于无锡,无锡也有江南第一书码头之称。一曲终了,孩子们意犹未尽,一个个直呼“太好听了”,彼此相约再来,这正是江南文化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。行

走间,孩子们领略了风情古运河,触摸着活态文化遗产。从知识入脑到感受入心,孩子们的收获有了质的飞跃。

如果把藏品视为博物馆的心脏,那么教育就是博物馆的灵魂。无锡博物院的“行走”系列研学旅行,一改生冷的信息灌输模式,通过动态的教育活动有效地进行科普,培养青少年对地方文化的热爱,为文化场馆创新社教活动开了个好头。期待博物馆为公众创造与文物对话的更多可能。

(张月 实习生 殷婉婷/文、摄)

首届
文化场馆月